

被玩弄的亂港分子 被「揪住搶」的移英港人

新聞背後
卓銘

英國外相拉米及政務次官韋斯特上週會見鍾劍華、鍾翰林、劉劭汶、張唏晴等被香港警方通緝的反中亂港分子，嘴上說繼續「支持香港」、「保障在英港人利益」云云，但話音剛落，英國隨即手起刀落，宣布歸化入籍申請費用將會加價，甚至有港人慨嘆被英國「揪住搶」。英國過去長期以來不斷「打香港牌」，口頭上說到自己如何關心香港、支持港人，實際上卻把移英港人視作「韭菜」收割。英國的BNO和移民政策至今變了一次又一次，但唯有其虛偽本質卻是始終不變。

其實從上週那場英國外交部與在英亂港分子的會面，已能看出英國政府根本不當鍾劍華、鍾翰林等人是一回事，只是單純將之當作一場「打卡」用的政治騷，甚至可以說是敷衍了事。例如整場會面只有短短一小時，雖然政務次官韋斯特坐足全程，但外相拉米則只逗留了十來分鐘，足見這位英國外相對會面的「重視」程度。

雖然事後韋斯特在社交平台上自吹自擂，稱英國當局把香港社群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又表示不能接受「外國政府的跨國鎮壓」云云。但有份出席的亂港分子明顯不太收貨，鍾劍華表示英方的回應都是「行貨無新意」，鍾翰林則直言這次會面只是為了拍照，劉劭汶亦坦言對會面沒有太大期望。

俗話說「聽其言而觀其行」，這不是英國政府第一次聲援亂港分子，也不是第一次說會支持港人，但問題是，過去英國政府對在英港人做過什麼？又作出過什麼實際支援？

不斷增加申請收費斂財

遠的先不提，就在這場會面結束後的翌日，英國內政部隨即提請國會，建議增加4項出入境事務收費，包括將申請歸化入籍的費用，由1500英鎊調高至1605英鎊。英國內政部也沒有提什麼冠冕堂皇的藉口，直接開門見山說調整收費是為了減少移民，以及節省出入境系統開支，並預計加價後可為當局帶來2.7億英鎊收入。

眾所周知，BNO持有人要入籍英國需循「5+1」方案，即居住滿5年、再坐一年「移民監」後，才能申請永久居留權。然而在這期間，一切使費開支都由移英港人自行負責，除了日常生活費，還包含昂貴的醫療費用、子女教育費用等等。許多人的心態是待夠6年便可以苦盡甘來，但現實卻是，英國政府未見與移英港人有福同享，卻先要求有難同當，為了搭救政府嚴重的財政壓力和國內水深火熱的經濟問題，唯有先請移英港人繼續「捱一捱苦」了。

事實上，英國在2021年修改BNO政策後，當時的移民醫療附加費也不過是每年每名成人624英鎊，但至去年2月，相關費用已經飆升至1035英鎊，加幅達65%。更不要提之前英方巧立名目想出來的「特急簽證」等政策，完全是「掠水」式的斂財行徑。也難怪有移英港人慨嘆只能被「揪住搶」，「她要加多加少，我們都是沒有投票權、沒有否決權，我們只能眼白白地看着她加價」。

如果再稍微回想，當初英國修訂BNO

政策的藉口之一是為黑暴分子提供「避風港」，但如今除了羅冠聰這種「政治棋子」似乎仍能得到英國政客青睞之外，其他「手足」又是否真受到英國的親切歡迎？鍾翰林就自爆，原來他逃抵英國後申請政治庇護，但至今等待一年後還未有消息，甚至因為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宣布會取消其特區護照，現只能寄望英國加快審批。連鍾翰林這種過去還有些知名度的亂港分子，到了英國也免不了遭受寄人籬下之苦，遭到英國反華政客無情地「用完即棄」，那其他默默無名「手足」的境況如何，恐怕也不言而喻了。

去年英國政府推出提高技術工人簽證的最低工資門檻，又宣布醫護行業移民不能再帶家人、調高移民保健附加費等，潛台詞明顯就是想趕絕那些收入不高、沒有專業技能，以為憑「政治犯」三字就能無條件得到庇護的亂港分子。畢竟英國當初之所以修改BNO政策，最大目的也是為了搶奪香港的專業人才，之前英國前首相蘇納克曾直白地說，「假如你不能為英國作出貢獻，就不要來了」，這大概是英國對

包括反中亂港分子在內的移民最坦誠的態度。

中英合作是雙贏之路

其實自現屆工黨政府上台後，英國對華政策明顯有轉趨務實的態勢。但為了鞏固在英亂港分子的支持，又或是為了安撫朝野的對華鷹派，工黨政府終究仍是選擇在香港問題上延續保守黨政府的舊路。然而，英國現時面臨的國內外問題，包括經濟問題、俄烏衝突，都免不了要與中國尋求合作，工黨政府亦應非常了解這個事實。而要與中國合作，英方就不能「又當又立」，一邊說要修補關係，卻又一邊踩紅線。中英合作是一條雙贏之路，英國政府再盲目走反華路線，過去的經驗已經證明最終吃虧的會是誰。

就如外交部駐港公署所言，英方應認清歷史大勢，正視香港已經回歸祖國27年的事實，傾聽香港人民固安全、拚經濟、謀發展的真實心聲，尊重香港法治，尊重中國主權，立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政治操弄！

寵物經濟前景廣闊 香港可引領灣區寵服標準



議會內外
陳克勤

飼養寵物在香港越發普遍和流行，不少主人視愛貓或愛犬為子女百般呵護。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全港超過24萬住戶有飼養貓或狗隻，佔所有住戶的9.4%，合共超過40萬隻寵物貓和寵物狗。疫情期間市民孤獨感加重，這也引致寵物相關服務的店舖「逆市上升」，蓬勃發展。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市民飼養寵物，也衍生出人寵共融空間不足、產品規格不規範、醫療服務可提升等問題。筆者認為，政府可引導鼓勵寵物經濟的角度出發，進一步細化寵物行業的監管法規，為相關的產品、服務制定標準，使寵物服務業在港健康有序發展。

內地寵物市場爆發式增長

根據彭博智庫（Bloomberg Intelligence）的報告，全球寵物相關產業預計將於2030年達到接近5000億美元的規模。這一增長主要由於寵物擁有率的提升、寵物食品銷售的擴大、健康和福利領域的增長，以及寵物人性化趨勢的推動。內地寵物經濟市場的增勢更是凌厲，內地一家諮詢機構發表《2023-2024年中國寵物行業運行狀況及消費市場監測報告》指出，2022年內地寵物經濟的產業規模突破4936億元人民幣，預計2025年將激增至8114億元人民幣，年複合增長率達到18%，遠超全球平均增速，顯示內地寵物經濟正步入爆發式增長的高速發展期。

在當今快節奏、高壓力的現代社會中，尤其是晚婚、少子化乃至不婚成為風潮，寵物成為了不少人的精神寄託、生活伴侶和排解孤獨的出口。越來越多的飼主更把寵物當作家庭成員般對待，寵物的角色已不再只是陪伴者，反過來又促使人們給予牠更細緻和貼心的照顧，由此催生了潛力巨大的寵物經濟。

當今寵物市場需求「擬人化」催生兩個突出的新趨勢。一方面，對寵物相關產品和服務的高端需求迅速增長。另一方面，隨着寵物相關需求的迸發，市場上湧現越來越多專門從事寵物經濟的企業，而且業務種類五花八門、日趨多樣化。

不僅從數據分析方面體現出寵物經濟巨大的潛力，無論是香港還是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都出現了不少寵物美容店、寵物診所、寵物用品專門店，相關的網上商店也是大行其道。與此同時，在社交媒體上，寵物相關的賬號內容亦十分受歡迎，掀起寵物訓練、飼養的帶貨潮。但這些新興產業的發展，也因不規範帶來許多問題，時常引發社會爭議。寵物家庭消費者亦對水平參差的服務感到困擾。故此，香港可以用好自身多方面的優勢，在大灣區內起到標準引領作用。

目前而言，本港有關寵物行業監管的法律法規，只有《獸醫註冊條例》對於獸醫註冊、執業、專業失當的投訴和處理機制相對完善，但在寵物美容、寵物酒店、寵物食品安全等方面則缺乏有效的規管，消委會亦接獲不少關於寵物美容、寵物酒店、寵物善終，甚至是寵物移民服務的投訴。因此，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可與業界溝通，牽頭制定具前瞻性的寵物

行業標準與規範。例如，香港在食品安全方面一直保持較高水平，相關部門可與寵物業界研究，制訂寵物食品安全的標準和認證，讓消費者在購買時更有信心。

另外，香港有寵物相關的商會、非政府組織，有一定數量的寵物訓練專業人士。香港寵物產業發展亦可從此方面入手，由行業建立較為專業化的訓練方式和標準，將其打造成為行業寵物經濟的一塊新招牌，令香港成為寵物服務產業的創新策源和輸出者，向大灣區內地九市及其他內地城市，輸出高端寵物服務與相關先進經驗。

縮短檢疫期便利寵物跨境

而隨着大灣區人員交流越發頻密，香港社會亦開始探討減少寵物過境的檢疫期。較長的檢疫期不僅不便於寵物旅遊的發展，亦催生寵物走私等灰色產業。但為要控制狂犬病等現實需要，短期內縮短檢疫期的安排難以成行。

筆者認為，香港可在寵物經濟的各方各面發揮引領作用，帶動大灣區實現寵物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推動建立更加嚴格、衛生、健康的寵物服務環境和標準。只有做好上述工作，探討寵物更便利跨境的政策條件才能較為成熟。

無論從經濟效益、城市形象、市民需求等角度考慮，發展寵物經濟，建立一個更加寵物友好環境的城市，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應該達成的目標。筆者期待政府能夠連同業界展開研究，推動寵物經濟在港更加健康蓬勃發展。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

從韓總統彈劾案 看不同地區的憲法制度

韓國總統尹錫悅因違反憲法頒布戒嚴令，結果被國會投票通過彈劾，彈劾案由韓國憲法法院審理。截至昨日彈劾案庭審已進行第四次公開辯論。有朋友問什麼是憲法法院，為何我們沒有相近的制度？



靜思明路
湯家驊

要探討這個問題，首先需理解普通法國家與大陸法國家這方面的分別。普通法國家緣於英國，因為殖民地遍布全世界，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等，所以英國的普通法制度均由英聯邦國家或屬地引用至今。英國沒有成文憲法，只有憲法常規，權威著作和國會通過的不同憲法有關的法例。如何融合及理解這些慣例、著作和法例則交由法庭處理，因此在普通法制度下，所有的憲法問題均交由一般的法庭透過審訊形式處理。

大陸法國家則相當不同，他們一般是新成立的國家大多有成文憲法，他們理解到憲法問題並非一般問題，而且涉及憲法的問題多與政治有關，所以把這些問題交由一般法庭處理並不恰當。

因此，絕大多數大陸法國家均設有獨立於一般法庭體制的憲法法院或憲法委員會，專門處理憲法上的糾紛。這些法院和委員會絕大多數為憲法所規定，有明確的職能和架構。

例如韓國憲法法院與一般普通法院有別，專注處理憲法上的問題。韓國憲法規定，憲法法院獨立於行政、立法和普通司法系統，法院應有九名法官，其中三人由總統提名並經國會批准，其餘六人分別由國會、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及法官會議推薦產生，而憲法法院院長也必須得到國會批准才可出任。由此可見，這些法官必須得到政治上掌權的持份者認同才能出任。

再看其他國家，分別也不大，例如德國憲法法院由議會選出，意大利憲法法院的法官則由總統、國會和一般法庭所推

薦任命，法國憲法委員會的法官包括前任總統，及由國會投票產生。這些安排突顯了憲法法院的法官並不能與一般的法官相提並論，一般法官不能有政治立場，但憲法法院的法官卻恰好相反，需要有明確的政治立場。

我國是大陸法國家，國家憲法第六十七條列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職權包括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換言之，其他國家的憲法法院或憲法委員會職能，在我國的憲法下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執行。我國實行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處理憲法上的問題，是理所當然的。

需正確認識國家憲法

可惜的是回歸初期，香港一些法律學者，甚至資深大律師對普通法和大陸法國家如何處理憲法問題了解不深，才出現了所謂「人大常委會作出憲法解釋是破壞法治的行為」的誤解。這些誤解為「一國兩制」帶來了不少的無謂衝擊，甚至挑撥了西方國家錯誤認為在「一國兩制」下法治不全的荒誕說法。

奇怪的是，批評特區法治的人從來沒有想過法庭並非至高無上，而是執行法律的先鋒，法庭可以解釋法律，甚至延伸法律原則，但最基本的法律制訂還是交由議會。就我國憲法而言，憲法列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主要職權包括修改憲法和監督憲法的實施。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全國人大的常設機關，委員會履行解釋憲法和監督憲法的實施的責任，是憲法設計的一部分，根本不可能被視為是「違反法治」。奈何香港特區不少人對國家憲法一知半解，權威的憲法學者卻如鳳毛麟角，這是我們法制下的一大弱點，必須正視。

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資深大律師

特朗普開啟「叢林法則」的「黃金時代」

國際觀察
軒轅靖

當地時間1月20日，特朗普2.0拉開帷幕。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後，這位商人總統的話語模式變得更加不可捉摸。特朗普在其就職演說強調，美國將告別衰退，迎來「黃金時代」，讓美國成為令人羨慕的國家，不再被其他國家所利用。特朗普雖然沒有再提第一任期的「讓美國再次偉大」，但美國「黃金時代」的說法並未脫離其第一任期的基調，而且還增加了經濟改革、能源政策和貿易政策的諸多新內容。

相比特朗普上個任期的「逢奧（巴馬）必反」，特朗普這個任期的「逢拜（登）必反」更為徹底。特朗普不但撤銷了78項拜登政府發布的行政命令，同時簽署逾百項新的行政命令，包括再次開啟「退群」模式，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封鎖美墨邊境，阻止非法移民「災難性入侵」；終止「出生公民權」；恢復死刑；終止綠色能源政策，大力開採石油

等。特朗普當然不會遺忘其標誌性的關稅政策，先表示考慮從2月1日起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的商品加徵25%關稅，之後又稱考慮對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徵10%關稅。特朗普還要建立涉外稅務局，專門負責對外國商品徵稅。

為了回報馬斯克的支持，特朗普2.0專門成立由馬斯克領銜的政府效率部，向美國官僚主義開刀。特朗普還把墨西哥灣改稱為美國灣，揚言要收回巴拿馬運河，特朗普的「擴張主義」也不是說着玩的。在隨後的記者問答環節，特朗普對格陵蘭島的覬覦毫不掩飾，認為格陵蘭島關係美國國家安全。眾所周知，一旦陷入國家安全套路，美國為達目的就會不擇手段。

特朗普搞了一場反傳統的總統就職典禮，也拉出了一系列回歸傳統的政策清單。浮華與雜亂，顛覆與回歸，顛覆與威儀，謊言與狂瀾，混搭成一場稍有荒誕但又真切的政治情景劇，構成了特朗普2.0政治序幕的底色。這樣的啟幕，能夠開啟美國的

「黃金時代」嗎？

拜登時代追求的是主流的西方意識形態，即所謂的民主與自由，津津樂道於美國主導的「民主世界大團結」。這種主流的西方意識形態，被所謂「白左」奉為圭臬，而被賦予自以為是的政治正確，不僅習慣於對其他國家指指點點，而且站在道德高地上製造地緣政治對抗。

從美西方建制派意識形態出發，其實拜登時代才算是成就了西方的「黃金時代」。但是，這種「黃金時代」不過是餘輝夕照。因為倨傲的美西方只能通過地緣政治對抗面對其他國家的崛起，在解決地緣政治衝突上黔驢技窮，也無法破解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內政問題。更糟的是，西方世界對美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全方位依賴，美國無法承受對西方國際主義的沉重負擔。

特朗普2.0徹底擊碎了拜登時代美西方「合家歡」的回光返照，美國要拋卻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在利益上和西方進行區隔。簡言之，特朗普也許不會格式化戰後

美國主導的西方秩序，但即使是盟友都不能繼續「佔美國便宜」，美國可以給盟友提供保護傘，但前提是對方必須繳納保護費，北約成員國如此，日本、韓國亦如此。

總之，不要和美國套近乎，不要給美國戴高帽，拋卻西方意識形態那一套，一切都是美國利益先行，美國與盟友的關係也是構築在利益之上。而且，美國還要通過關稅武器和「擴張主義」對西方世界、鄰國盟友進行清算，把美國曾經為國際主義所付出的都補回來。

利益先行清算鄰國盟友

特朗普的「黃金時代」是和西方進行清算，追求美國利益至上的「黃金時代」。而且，如此「黃金時代」的紅利，只是給美國獨享的紅利，絕不是西方國家甚至是世界各國共享的紅利。為了讓西方盟友適應美國的變化，特朗普不僅沒有邀請歐洲主要國家（英、法、德）領導人和歐盟兩

大巨頭參加他的就職典禮，而且還支持歐洲各國右翼民粹實力並深度干預歐洲內政。目的是，打破歐洲建制的瓶頸，打倒一個和特朗普同氣連枝的歐洲右翼陣營，塑造美西方新型的利益關係，擺脫美國沉重的國際主義負擔。

不過，一旦美國拋棄對盟友的國際主義責任，或可實現安保和經濟減負，但美國也將失去西方國家支持，美國超級大國地位也難以維持。此外，對不同國家發起關稅戰，也將倒逼各國達成多邊主義共識，共同應對美國的「單邊主義」。關稅戰也將推升美國通脹，增加美國人民生活成本。當特朗普「單邊主義」引發公憤，其「擴張主義」也將為各國撻伐。失去西方支持的美國什麼都不是，更有可能淪為世界公敵。

特朗普2.0，既要拋卻歷史負擔輕裝上陣，又想佔盡其他國家的好處，這樣的「黃金時代」只能是痴人說夢。

國際關係學者